

匪石集 · 黄君诗书近作

黄君◎著

一个书家，始终职守中国传统文人的社会责任，
不遗余力地运用手中之笔，关注社会、关注生命，题诗作赋，
为当代社会、人群服务，为社会的和谐、美好贡献力量。



人
民
出
版
社

匪石集 · 黄君诗书近作

黄君◎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冯 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匪石集：黄君诗书近作/黄君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

ISBN 978-7-01-018740-2

I. ①匪… II. ①黄…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②汉字-法书-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I227②J292.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24279 号

匪 石 集

FEISHIJI

——黄君诗书近作

黄 君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9 毫米×1194 毫米 1/16 印张：17.75

字数：100 千字

ISBN 978-7-01-018740-2 定价：16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题记：

诗为心声，书是心画。

声画如何？我心匪石。

——黄君

【序一】

艺入精微长寂寞

——管窥黄君诗书心灵世界

◎裴满意

江西修水县，古称分宁，自古以“宁可食不饱腹，不可胸无点墨”为信条，故而历来人文繁盛，震古烁今的“豫章黄学”和“义宁陈学”，便是修水一张永恒的历史文化名片。这种深厚的文化积淀，为孕育出文化名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黄君的成长无不受此所染，早年任中学教师时，就坚持研习中国传统文化与书法创作。著名文化学者摩罗在为其《书法·文化·哲学》著作所写的序言中揭示：“他利用业余时间研究佛学，发现黄龙宗的祖庭就在他的家乡江西修水县（古称义宁），这在20世纪80年代的佛学研究上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他因此获得时任中国佛协主席赵朴初先生赏识。在朴老的提携下，他由修水进京，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

身为黄庭坚的后裔，身上自是有种无形而又执着的责任感，经过几十年的“踽踽独行”，黄君在佛学、书法研究与创作、诗词研究等方面成果丰硕，已是当代著名书法家、学者、诗人。2005年和2012年两度被评为“中国书法十大年度人物”，多次担任全国书法研讨会及书法展览评审委员、学术观察员等。2013年底，他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畅叙怀抱、放浪形骸、晤对古今”三个系列的大型书法展览，引起书法内外文化圈的持续关注。

从事艺术，需要耐得住寂寞。寂寞，与寂寥同义，从语源上看，寂表示无声，寥表示无形。或者如《韵略》所说：“寂寞，无声也。寂寥，空也。”作为一个艺术概念，寂寞（或寂寥）表示的是一个无声无形的空灵宇宙，一个淡去色相、空灵悠远、静穆幽深的世界，也是一种坚守孤独、剔除喧哗的精神，

且看黄君是如何一路走来。

诗书且伴醉宵眠

《毛诗序》有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性是一切艺术的根性，一个书法家可以不是诗人，但不能没有诗的质性，诗歌用文字言语镌刻万物，因个人禀赋、性情、素养不同，表现出不同的境界，书法亦类似，一个优秀的书法家，他的心一定植根于传统文化，并徜徉于诗词。

黄君便是其中的代表，三十余年先后出版过八本诗词集，诗词联总量达一千三百多首，他用学者的深刻、艺术家的敏锐和禅者的智慧，吟咏人生，有感而发，故言语瑰丽而内容丰富。著名诗人周笃文先生认为黄君的诗词“气象发煌”、“吟笔灵妙”，确是灼见，在此举一二例子，如“万里相随维我梦，千般劳苦有人知”、“劫后余生生不已，寰球待看自由行”、“东坡卷尾留三尺，欲待知音五百年”，等等。都有一张宏大的气息，震撼着读者的心魂。此外笔者认为黄君的诗词还有一大特色那就是幽微隽永、长于议论，如“画阁新成超旧构，古书半掩少吟声”、“三界劳形多物累，一方静谧远嚣尘”、“只恨高楼颜色少，应多林榭款春回”，等等，都是例证。

黄君研究宋代文化多年，对江西诗派的重要代表黄庭坚特别熟悉，故而诗风受其感染再正常不过。我们知道宋诗议论精警过人，诗偏向散文化，以文为诗。其中山谷诗风又具有生新硬瘦、廉悍奇崛的特点，其平生腹笥五车，爱在诗词间穿穴异闻，故而多典故，若无深厚之功力，亦不免掉入生涩、新怪、冗塞隶事诸毛病。黄君对宋诗辩证取舍，在他众多的唱和诗、赠答诗与人物品评诗中，发挥了宋诗的长处，但并没有染上宋诗此等毛病，这是难能可贵的。如《乡贤十咏》、《草书名家集咏（48家）》，其中论及杜预一首曰：“刚柔或有凡心动，故作流连着意鸣”，论祝允明曰：“纵未精纯别有趣，星光一点在晨空”，论林散之曰：“此道沉霾方霁雪，或将疏影待回春”等，都很好地把议论与抒情融合在诗意里，比较全面且真实地反映了他的喜怒哀乐、心路历程、艺术见解和诗学审美追求，从而使得诗歌隽永萦怀。

黄君不仅热爱传统诗词文化，还是位有理想、有担当的中年学者。他

曾主编《诗词丛刊》《当代名家诗词集》，组织多次大型诗赛与高峰学术论坛，贡献良多，有目共睹。其诗学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诗词论说》这本著作之中，此书有关诗词方面的论文、随笔四十余篇，大致包括诗词辑佚、诗学专论随笔、当代诗学现象及诗家评论三大部分，是一部在诗词理论研究领域中很有特色的精心之作，对当代诗学现象及重要诗家也有详细的研究分析和评论。诗词辑佚部分的写作尤为出色，一则从书法真迹中发现了黄庭坚的二十九篇散佚文字，精确可靠，是黄学文献研究的一大成果。一则新发现了《全宋诗》《全宋词》未收入的 53 首作品，涉及王安石、朱敦儒等 30 余人，对宋代的文学研究作了很好的资料补充。

笔者作为研究诗词的业内人，最激赏的还是黄君对中华诗词学的基本构想，其表示：“时至今日，建立完整的中华诗词学科体系，可谓迫在眉睫。当今诗词领域诸多问题，与学科建设的明显滞后，与相关学术研究跟不上时代的进程，有着密切联系。”

的确，当代诗词的学科意识还很薄弱，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系统的、完整的学科体系，真心希望有志者、有能者戮力同心，共同完成此大事。

染翰唯求心境远

黄君以《诗经·柏舟》中的诗句“我心匪石，不可转也”为座右铭，所以他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个人书法展也以此诗句为名，其在书法集的自序中写道：“我从十八九岁开始学习书法，始终以创作为核心，从未中断对古代书法经典的参摩与临习。”详览这本书法集子，可以看出黄君诸体兼精，他的榜书修劲端直，有崩云坠石之气概；草书矢矫驰骋；简札小品如仕女簪花，情致无限。吸取的营养从大篆《石鼓文》到汉隶，从敦煌经卷到宋黄庭坚的草书，可谓粹采百家，但总体上用笔还是从二王来，特别是从《淳化阁帖》《十七帖》中变化出来的比较多，此外创作带有明显学术色彩，书法风格是与自己对书法的研究融合表现。比如他的信札、诗稿，他的黄庭坚风格的大字行楷书，以及石鼓一路大篆，学术渊源有自，而又不为古人限阂，各有认真的思考和探索，耐人寻味，给人启迪。

文人气息与学者风范是其书法的底色，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西中文总结黄君书法有“四气”，分别为“文气”“才气”“灵气”“士气”。那么黄君是如何做到这些的呢？或许从他的书法理论著作中可以窥探一二，集中体现在《书法创作引论》《书论十三篇》与《我的书法立场》等著作中。笔者通过阅读这些著作，发现黄君是位思路清晰、洞察力卓绝的学者，他首先抓住书法的民族特色，深入辨析东方思维与中国传统书法艺术的关系，认为我们的思维不像西方民族那样，把全部的注意力投向与主体对立的自然客体，而是在主客体之间作飘忽流动，这使得我们有机会从人与自然和人与同类两种交往中作细细分辨、比较和再体验，并逐渐形成“人”在自然之中的特殊地位，形成“非对象性人本主义通感思维”的传统。故而《礼记》有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

黄君认为伏羲八卦和阴阳五行是东方民族思维模式的两个典型，以象形为基础的汉字，与伏羲八卦相类似，也是我们民族人本主义同感体验的一种高度归约化概括，所不同的是，汉字所表示的体验比较具体，因而更真切。

基于对汉字的认识，进一步挖掘出汉字这个视觉效果思维终端，还具有再生的意义，即“艺术的眼睛”可以通过汉字书写过程的重现而使得原思维主题诉诸汉字符号的体验被重新唤醒，于是，主体生命体验赢得了辉煌的新生而成为永生，这也正是汉字书写之所以成为一门独特艺术的全部理由。

汉字是集形、音、义于一体的东方文明特产，如果汉字只剩下无义的外壳，那么无论书法家把它“创作”得如何美丽动人，它都难逃迅速灭亡的厄运。故此黄君认为，写什么和怎么写对书法家是同等重要的两个问题，汉字作为书法创作的对象，它客观上是形、音、义一齐进入书法创作领域的，书法家的任务是选择适当的书体和笔墨语言形式，把它展示出来，演绎成一件可以观摩、品味、欣赏的书法作品。

那么怎样才算是书家个体在书法创作上的成功呢？黄君提出“三足鼎立”的观点：第一个心性、第二个学养、第三个功夫。当代书法30年，心性、学养这两个方面，到今天为止还基本上没有被重视。当代书法家文化基础薄弱，小学（文字学）、传统文学，尤其与书法密不可分的诗词歌赋，所知甚少，

能创作的人更是凤毛麟角，这是制约当今书法长足发展的重要因素。而这恰恰是黄君的优势，不管是临摹的作品，还是创作的作品，他完全靠才气、涵养去驾驭，握笔持心，笔笔有根据、有寄托，如有源之水，滋养着他的精神符号，真可谓“染翰唯求心境远”。

作为一个学者，他有自己的立场，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不随流俗，不追时风，这点不仅仅表现在他自己的书法之中，还表现在他的书法批评之中。他认为对书法作品进行分类比较，按不同创作意识下，不同的审美标准来评价、理解不同性质的书法作品，应该是中国书法批评的一条重要原则。坚持这一原则，不仅能全面地理解书法史几千年所出现的各种书法现象，给各种不同的作品一个相对的美学位置，真正建立一个完整有序的书法作品体系，同时，这也是解决书法批评矛盾冲突，消除已存在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现状的根本出路。

飘零我亦知天命

黄君在七律《五十自寿兼答内子》中写道：“飘零我亦知天命，聚散谁真履五常。翰墨有缘还自惜，安心作个老顽郎。”看得出这是一个五十年风霜参世味的诗人内心直白，根在修水，人在北京飘零，语句间很有时空的沧桑之感。每次回故乡，他都有一种“车到浔阳少一人”的感慨，也正是这种思乡、爱乡的情怀，不自觉地使得黄君十分关心江西的文化发展，不断地向全国性的平台宣传、推荐江西的书家。比如，他极其推崇陶博吾，认为其理所当然地应该是江西书法的一面旗帜，为陶老的诗词写序言，并积极为江西的书法发展建言献策。

几十年一路走来，感受着人世的变奏，坚守着书斋的寂寞。黄君丰厚的人生阅历，使得其书法、诗词与学术，有着历史的厚重感，更有人性至纯的悲鸣情怀与对自我的忧患意识，故而才会有对自己与内子“翰墨有缘还自惜”的告诫与勉励。清代词人况周颐说：“吾观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之外，有万不得已者在。”身处这喧嚣繁冗之世，人人都免不得有“枵触不得已”之感，黄君亦是如此，应酬之时在所难免，但如此众多的学术成果足以证明，他是

个忠于自己的初衷，未曾逃避困难，有着深深的学术情怀与自我标准的人。

当人到一定的年份，就不必再去计较太多，若被浮利浮名重重束缚，哪里有人生的自由，正如他在赠《佛教文化》何云主编的一首诗所说的一样“何处飘来一片云，不关风雨不关尘。自舒自卷原自性，岂与人间共浮沉？”

放浪江湖，哪个岛屿不是家，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那里就是他的自在乾坤。只要在这个漂浮的世界，能找到稳稳的自己，把持住心境，找到自己自设自立的存在，而不依傍他人，不被外界物役，便可以做到苏轼所向往的此心安处是吾乡，亦如唐朝南宗禅师，人称“船子和尚”所说的：“乾坤为舸月为篷，一屏云山一罨风。身放荡，性灵空，何妨南北与西东。”也正是因为如此，黄君也才会从灵府发出“安心作个老顽郎”的微吟。

在寂寞的书斋里，在漫长的艺术道路上，孤独不是死寂，寂寞不是无趣，相反这其中还有一种情愫在潺湲，暗流在奔涌。在孤独寂寞的幽阕书斋，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关闭观看世界的门，而是打开通向真实世界的大门，洞见常人未见的别样风景。一个艺术家的孤独是为了让自己从杂乱的色相的执着中挣脱开去，就像《楞严经》的一首偈语：“声无既无灭，声有亦非生。生灭二缘离，是则常真实。”无生无灭，才是空的本来面目，这种真实是更高层次活泼泼的生命精神，它与人的直接生命体验有关，真乃青山自青山、白云自白云，无需花开，不必水流，自有妙境。

故而我用黄君先生的一句诗“艺入精微长寂寞”来做本文的标题，试图管窥黄君诗书心灵世界，我知道纵是殚精竭虑也难窥其堂奥，狂瞽之言、刍蕘之议，想必俯仰即是，故劳烦诸君斧正！

书法家的人文职志与价值取向

◎黄 君

当代书法家的文人职志、人文关怀和书法艺术的价值取向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思的问题。

当今书法号称繁荣，书法家数以万计，但有多少人能拿出具有深刻人文关怀和感人魅力的作品？退一步想，书法展事频繁，作品堆积如山，这其中有多少属于原创，能真实反映作者心性情感？再退一步，当今书法家群体中，有多少人能用自己的诗词歌赋创作书法？又有多少人在临池学书的同时，把自己的人生修养、精神操守，自觉地置于社会文明的进步之中，并为自己提出相应的人生目标及要求？……一个明确的事实，我们不能不正视：当今书法家的人文意识还处在蒙昧的状态！我们的书法同行，整体上还不明白，书法家首先是文人，因此我们理所当然，应该强调文人的职志，树立文人的理想，担当起作为文人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我们应该明白，一个书家，需要始终职守中国传统文人的社会责任，不遗余力地运用手中之笔，关注社会、关注生命，创作优秀的书法，为当代社会、人群服务，为社会的和谐、美好贡献心力。鉴于此，我想就如下问题谈一些粗浅意见，供广大书法同行参考。

一、书法家的文人职志与人文关怀

中国书法家协会是中国文联的隶属组织，所以书法家理应是文人，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却一度为书法家群体所遗忘。这里，并非我故弄玄虚，或玩弄文字游戏，我想强调的是：当今很多书法家，还没有文人的自觉。我希望通过唤醒这种文人身份的自觉，来强调书法家作为文人的职志和社会责任感。因为，我们的书法同行，已经远远游离于这种职志和责任。当今的书法家，似乎只知道参加展览、比赛拿奖，然后以此为资本，索取名利。现在的书法

展览，书法家已经整体退出语言文学的主体位置，沦为抄书匠。更糟糕的是，对书法家的这种沦落和倒退，似乎觉得理所当然。所以近年有些论者，刻意要将文字（文学）内容这一书法艺术原本不可分割的部分，剔除到书法之外，以求得所谓“书法艺术的独立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原本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一些问题，如书法家是否要懂古典文学，是否要具备题诗作对的才能等，却遭到严重的质疑。有人提倡书法家写自作诗文，却反被讥笑为标新立异。笔者认为，这不仅是当今书法家文人意识淡漠的表现，同时也是书法家整体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反映，是书法家作为文人主体的集体缺位。其严重后果，首先是把原本属于中华人文艺术精粹的书法，褪变为单纯笔墨游戏，或所谓“视觉构成艺术”。书法艺术的特殊性，离不开汉字的精神内涵，书为心画，迹乃含情，所以必须强调书家主体对文字内涵（文学）的驾驭能力，否则书法家的文人地位将被空壳化。

这里，有必要重提“人文关怀”这个词。“人文关怀”是近年颇受关注的一个名词，党的十七大文件第一次提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按一般理解，人文关怀即对人生存状态的关怀，对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包括对人类的解放与自由的追求。不过，“人文”一词意义极为丰富。“文”在《说文解字》中释作“错划，象交文”，后引申为纹理、文采、文字、文辞、文学，包括礼乐制度、法令条文，等等。《易经》：“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人文”与“教化”是紧密相连的两个概念。“人文而化成”兼有文治、教化二义，此即“文化”的本义。当代对文化的理解，包括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度和组织机构。而从事这种活动的人就被称作“文人”。所以，“文人”天生的职志便是弘道与教化。这是中国文化的传统。

书法无疑是人文之一类，而且他是这样特殊的一类。因为汉字是承载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而书法恰恰以这个载体为创作对象，所以书法在中华人文之中，具有核心的地位。

书法艺术的人文关怀，指书法家借助特定内容的文字，并通过作品的笔

墨形式，所表达的人文关怀。考察书法文献，我们发现，书法艺术人文关怀的觉醒相对比较晚。唐代以前，书法创作的文本很少脱离实用，形式上则基本延着自然审美规律而发展，故其人文关怀尚不明显。唐宋以后，书法的审美追求越来越游离于实用之外，故其人文关怀也逐渐显现。

唐孙过庭《书谱》谓：“夫质以代兴，妍因俗易。虽书契之作适以记言，而淳醨一迁，质文三变，驰鹜沿革，物理常然。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这是对书法作人文关怀的较早言论。当然，从书法史实际来看，自汉代草书流行以来，书法的抒情性得以长足发展，而抒情写意本身，即是人文精神的典型体现。

宋代书法艺术，最重人文关怀，这其中尤以黄庭坚为典型代表。据笔者研究，黄庭坚把书法视作文人在修身治经之外，最重要的雅好。并强调书法具有弘道义、助风俗、解人困、利佛缘、玩文思的功能。（参见黄君著《千年书史第一家——黄庭坚书法评传》第十二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黄庭坚的书法，非常重视人文教化之功用。如他崇尚大雅之风，晚年居四川，创作了大批书法，置“大雅堂”，并作序以扬大雅之道。他的书法风格，独立昂扬，四面开张，象征着他的为人和独立特行的性格。他写《诸上座帖》强调体验佛法的紧要，作跋曰：“此是大丈夫出生死事，不可草草便会。”2010年以4.368亿元拍卖的《砥柱铭卷》就是一件充满人文关怀的重要书作。该作文字是唐代名相魏征的《砥柱山铭》，黄庭坚先后多次为青年朋友书写此文，以此告诫青年人在世风倾颓之中，要坚持道义，不随世碌碌而勇猛精进，心存砥柱。他在《砥柱铭卷》后所做跋语，明确地表达了这种人文关怀：

余平生喜观《贞观政要》，见魏郑公之事太宗，有爱君之仁，有责难之义，其智足以经世，其德足以服物，平生欣慕焉。故观《砥柱铭》，时为好学者书之，忘其文之工拙，所谓“我但见其妩媚”者也。吾友杨明叔知经术，能诗，喜属文。为吏于公家如己事，持身洁清，不以夏畦之面事上官，不以得上官之面陵其下，可告以魏郑公之事业者也。故书此铭遗之。置《砥柱》于座旁，亦自有味。刘禹锡云：“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夫随波上下，若水中之凫，既不可以为师表，又不可以

为人臣佐则，《砥柱》之文，座旁并得两师焉。虽然，持砥柱之节以事人，上官之所不悦，下官之所不附，明叔亦安能病此而改其节哉！

元明以降，书法艺术的人文关怀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明代项穆《书法雅言》把书法的中和之美与规矩法度上升到哲学高度，认为“穹壤之间，莫不有规矩；人心之良，皆好乎中和”。又说“法书仙手，致中极和，可以发天地之玄微，宣道义之蕴奥，继往圣之绝学，开后觉之良心，功将礼乐同休，名与日月并曜。”把书法的人文境界推到一个极致。宋明以来，书法广泛融入文化生活的多种领域，亭园匾额、文人斋室、楼堂馆所、山川胜物无处不以书法为装点，在这样的背景下，书法的人文关怀，也随之受到空前的重视。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明末清初的石涛提出笔墨当随时代的著名观点。石涛说：“笔墨当随时代，犹诗文风气所转。上古之画迹简而意淡，如汉魏六朝之句然；中古之画如晚唐之句，虽清洒而渐薄矣；到元则如阮籍、王粲矣，倪黄辈如口诵陶潜之句，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以枯煎，恐无复佳矣。”（《苦瓜和尚画语录》）

随着历史文明的不断进步，社会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不断变化，文人的社会地位也在不断发生改变。当代社会，文人已不再具有社会核心的地位，但文人的性质，及所承载道德、教化功能依然不应改变。所以笔者认为，当代文人，应该具文德、能文艺、重文化。书法家作为文人的组成部分，理应具备这三个方面的基本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人的心态变化很大。20世纪80年代一度兴起关于文人职志和操守的讨论，但似乎未能得出明确的结论。这与当时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意义尚不够明确，未受到足够重视有关。在笔者看来，这一场讨论也许到了加以接续，并使其深入下去，得出结论的时候。

二、文人（包括书法家）不应是闲人，而应该接续中华文人的优秀传统，关注社会，主动参与对社会道德、文明礼仪的弘传与教化，做精神文明的倡导者和传播者

当今我国社会正处在重要的转型时期，由于受近代以来，内忧外患的国势影响，国人固有的思想道德、观念意识、行为规范、生活方式，都经受了

前所未有的冲击和破坏，这种破坏至 20 世纪中叶达到顶峰，以致带有极大的颠覆性。改革开放之后，骤然兴起的商品经济，使国人对物质需求的欲望膨胀发展，所以当今社会，物欲横流，行为失范，思想空虚，信仰危机，已经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国家虽然在努力扭转这种现象，但由于受深层次的思想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结构等严重制约，很多问题不能很快解决。社会文明的进步与转型，还需要一个较长的适应、渐变过程。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文人肩负着传承文明、滋养民心，行道弘德的重要使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文人？所以，笔者对当今书法家文人意识的淡漠，在文人职志内的主体缺场现象深表忧虑。书法家千万不可忘记，我们的前辈，从来就以传道义、成教化为己任。我们正处在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作为本民族的知识分子，具有优良传统的书法家，我们不能简单地停留在浅层次的笔墨游戏上。

正是在这个层面，我们看到了当代很多书家的难能可贵，看到当代书法家可能为之努力的方向，看到书法家作为文人的价值取向，也看到传统文学修养，尤其诗词歌赋的把握和创作，对书法家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恕我直言，一位书法家如果不能心存道义，不具文心，对传统文学尤其诗词歌赋等，没有一个基本的把握，常年只会简单地抄写别人的文字，既不能对古代作品有所爱好和挑选，更不能用自己的语言文字付诸笔墨，以表达心性情感，即使字写得很漂亮，也不是合格的书法家。

此外，书法家运用诗词歌赋形式进行创作，还具有另一方面的现实意义。众所周知，当代书法面临来自现代科技的严重挑战。当今社会，毛笔书写已经退出日常生活舞台，书法艺术的文化语境已严重萎缩，书法已成为极少数人所从事的专业活动，社会公众对书法的感受、欣赏机会越来越少，因而对书法审美也就越来越隔膜。在这样的情况下，书法家关注社会现实，用文人的情怀与心志，运用包括诗词歌赋等文人擅长的各种形式，不断介入社会现实，走诗书合璧的道路，把书法家的艺术活动与丰富的社会生活，紧密联系起来，无疑是拓展书法文化空间，激活并提高大众书法审美意识一条可行的道路。书法艺术要长足发展，书法家在努力提高专业修养，不断创新的同时，一定要满怀热情地关注社会，拥抱时代。事实上，艺术家的成长总是离不开

所处的时代和生活环境，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书法史上传之不朽的佳作，往往是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是作者心性思想的深刻反映。《平复帖》《丧乱帖》《兰亭序》，鲁公《三稿》，怀素《自序》，东坡《寒食》，山谷《松风阁》《诸上座》《范滂传》等都是如此。当今的书法家们，应在现实生活中，不断汲取艺术创作的营养，或从中获得创作灵感，极大地推动书法的进一步繁荣和持续发展。

三、在书法家中提倡毛笔书写的日常生活化

笔者认为，毛笔书写的日常生活化，对书法家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值得在广大同行中大力提倡。书法原本就是由汉字书写而发展起来的艺术，书法创作的成功依赖于作者驾驭毛笔的本领，所谓得心应手即指书写达到精熟之后的一种最佳状态。所以书写行为的熟练程度是制约书法家创作水平的直接因素之一。当代生活的信息化、科技化，已经消解了日常生活的书写行为，书法家如果不注意在日常生活中，尽量使用毛笔，就放弃了很多可以使用毛笔的机会，不仅对书写行为的训练是一种损失，更重要的是由此也丧失了很多与古代文人书法生活对接的机会，丧失了理解前人书法艺术重要的生活基础。古代书法中的尺牍信札、诗稿、手卷、屏风、中堂、对联、碑志、匾牌、石刻题记等不同形式，无不有其特定的社会生活背景，不同的形制与文化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今天的书法家，如果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书写习惯，让毛笔进入生活的常态，便可以最大限度地追寻传统书法的生活信息，并进而理解、激活与之相应的书写行为。我们看到，这是一种多么有益的事情！所以，笔者郑重向全国的书法同行发出倡议：坚持毛笔书写的日常生活化，养成用毛笔作日常记录的习惯，尽量少用或不直接用电脑打字，同时坚持用毛笔给同行写信，尽量多用作诗文书法。

行文至此，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笔者主张书法家关注社会，拥抱时代，并提倡毛笔书写的日常生活化，绝不意味着在书法审美趣味上迎合大众，走向流俗。书法是一种抽象、意象审美艺术，它的写心抒情不会像图画那样真实而具体。书法家关注社会，不一定要投入大量的精力与时间，直接参与现

实社会活动。在这一点上，书法家如何坚持艺术标准，提炼艺术，并以之影响社会审美取向，不仅是摆在全体书家面前的课题，也严峻考验着书家个体的胆识和智慧。其实，这也是书法大家所应具备的条件。我们期待着这个时代有书法大家的出现。

2017年春于京华客次